



20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烟雨霏霏的黎明

[苏联] 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曹苏玲 沈念驹 译

烟雨霏霏的黎明

[苏联] 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曹苏玲 沈念驹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17 号

据 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УСТОВС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4,5,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8 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雨霏霏的黎明/(苏联)帕乌斯托夫斯基著;曹苏玲 沈念驹译. -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2002.6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SBN 7-5016-0166-6

I. 烟… II. ①帕…②曹…③沈… III. 散文-作品集-苏联-
现代 IV. I51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6659 号

责任编辑:刘引梅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周小滨

烟雨霏霏的黎明

Yan Yu Fei Fei De Li Ming

[苏联]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6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6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016-0166-6/1·163

定价 18.00 元

前 言

抒情散文大师帕乌斯托夫斯基是俄罗斯重要作家之一，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曾受到克鲁普斯卡娅，高尔基，罗曼·罗兰等人的高度评价，波兰曾授予他文学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也曾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帕乌斯托夫斯基以其《帕乌斯托夫斯基选集》、《金蔷薇》等中译本而在我国享有广泛声誉。

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生于莫斯科一位铁路统计员家里，青少年时代是在乌克兰度过的。他在基辅第一古典中学毕业后，进基辅大学自然历史系学习了两年，然后转到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是在中学时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他中断大学学业，上前线当了卫生兵，后来在各地当过工人，电车司机，水手，渔民，记者。

一九二三年他回到莫斯科，成了俄罗斯通讯社的编辑。一九二五年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相逢的船》。一九三二年写出成名作《卡拉—博加兹海湾》，此后辞去公职，当了专业作家。《卡拉—博加兹海湾》和《科尔希达》这两部以改造大自然为题材、弘扬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主旋律的中篇小说，成为前苏联三十年代文坛上的大事，使帕乌斯托夫斯基名闻遐迩，同时标志着他开始进入创作上的成熟期。

此时一个偶然的机，使他发现了莫斯科东南远郊之外一个叫梅晓拉的荒凉而迷人、遍布森林而又有不少湖泊的地方，以及居住在那片土地上的纯朴的俄罗斯人。从此他常住在这儿的村子里，写出了《森林的故事》等许多名篇。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还有写十二月党人的中篇小说《北方的故事》，写文学创作的散文集《金蔷薇》，自传体长篇小说《生平故事》，以及大量短篇小说、随笔、游记及剧本等。早期还有带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幻想家》，惊险性的长篇小说《亮闪闪的云彩》。苏联在解体前最后一次出版了他的九卷本文集。

在苏联万象纷呈的文学界，数十年政治风云变幻之中，帕乌斯托夫斯基没有去歌功颂德，没有去粉饰现实，也没有写“离经叛道”作品，他一直在走自己认定的路，终于成了一位写抒情散文的大师，在文坛上独树一帜，形成某些评论家所推崇的“帕乌斯托夫斯基派”，后继者有邦达列夫，纳吉宾，巴克兰诺夫，卡扎科夫等不少名家。

二

帕乌斯托夫斯基把自己的作品分为三个系列。第一为“南方”系列，包括《卡拉—博加兹海湾》等。第二为“北方”系列，包括《北方的故事》，《米哈伊洛夫树林》等。第三为“梅晓拉”系列，这是帕乌斯托夫斯基在其最多产，最主要，也最成熟的创作阶段写出的作品，其中有：《梅晓拉地方》，《森林的故事》，《破旧的独木舟》，《宝藏》，《电报》，《野蔷薇》，《烟雨霏霏的黎明》，《“273”护林哨所》等。

贯穿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品的一条主线，是人与大自然的主题。他是通过俄罗斯大自然来表现俄罗斯人的。他对大自然的

着墨，既多又美。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让人感受到的最大特点，在于一个“情”字。他写人，写草木，写动物，写大自然时，都透出浓浓的情来。他的作品不追求写轰轰烈烈的事件，写叱咤风云的人物，甚至谈不上有什么反面人物和尖锐矛盾的冲突，然而，通篇洋溢着浓郁的抒情气氛，营造出一种诗的意境，笔意轻灵地描绘出俄罗斯大自然的风光美和俄罗斯人的心灵美。

这个“情”字，首先源于帕乌斯托夫斯基对祖国、对俄罗斯土地的强烈的爱。他在《梅晓拉地方》末段动人地写道：

“初看起来，这是一片静静的、十分平常的土地，它上面的天空也并不清朗。但是对这片普通的土地了解得越多，便会爱得越深，几乎为之痴迷……对这样地方的爱，是不会忘记的，是绝对忘不了的，如同初恋一样。”

即使身处国外美丽的地方，帕乌斯托夫斯基也思念着俄罗斯。他在《巴黎掠影》中写道：

“身处巴黎，我有时清晰地想像着梅晓拉这个地方……一踏上故土，我便会对潮润的小小赤杨树叶上每一条脉络都感到最强烈、最温柔的爱，到那时，我便认清终极的、不可替代的俄罗斯之美……”

这个“情”字，从某方面说来是帕乌斯托夫斯基自己所谓的“浪漫主义情调”或“浪漫情调”。他说过：“我觉得我的散文的一个特色，是它的浪漫情调。”

帕乌斯托夫斯基青少年时代曾迷恋过异域情调。对现实生活中的美视而不见，脑子里尽想像着从未见过的大西洋海景，热带风光，以及其他种种奇异景物。这种迷恋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早期作品中曾有反映，使他的创作陷入了危机。等到他意识到自己不懂现实生活以后，便“毫不可惜地把过去硬写出来的东

西付之一炬……十年之久没有握笔，漫游各地……换了许多职业，贪婪地吸收周围所见的一切”。

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帕乌斯托夫斯基认识到现实生活比想像的世界更丰富，更有意思，终于放弃了异域情调。他说：“异域情调本身是脱离生活的，而浪漫情调却牢牢植根于生活，并以它宝贵的液汁为营养。我放弃异域情调，但是没有放弃浪漫情调，也永远不会放弃它——不会放弃它那一起净化作用的火，对于人性的激情和心灵上的慷慨，不会离开它那永远不安静的状态。”“浪漫情调不允许人虚伪、无知、胆怯和残酷。浪漫情调中蕴涵着使人高尚的力量。”

在梅晓拉那个初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地方有了较深的新体验以后，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笔法也有了变化，他渐渐写得比较简朴，比较凝练，抛弃了浮艳之物，懂得了最朴实的心灵和最不起眼的东西的力量和诗意。

帕乌斯托夫斯基还认为：“一切东西都具有浪漫性，尤其是科学和知识。一个人知道得愈多，他便感受得愈深，诗意便把他包围得愈紧，他也就愈幸福。”这就说到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品的另一个特色了，那就是知识在创作中的作用。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中，植物的名称和特性，景物的描写等等，都是很准确的。有一年夏天，他几乎全忙于收集各种各样花草，根据植物图鉴弄清它们的名称和特色，并记在本子中。他还读航海指南，了解海洋和有关用语。他还是个钓鱼的行家。他总在寻求各种有用的知识。由于他知识丰富，朋友们戏称他为“帕乌斯托夫斯基博士”。帕乌斯托夫斯基认为，强调知识，非但不会破坏诗意，而且正好相反，“人类知识的任何领域，都蕴涵着无穷的诗意”。有了丰富的知识，才能有更强的艺术洞察力和感受力，才能有更丰富的艺术想像力。帕乌斯托夫斯基甚至告诫人们：“不懂得林中

空地和沼泽上都长什么草，天狼星从哪儿升起，白桦树和山杨树叶有什么区别，山雀会不会南飞过冬，黑麦何时开花，起什么风会有雨或干旱，会是阴天或晴天……就不要写书。”

还值得一提的是，出于对俄罗斯大自然的爱，帕乌斯托夫斯基自从一九四〇年第一次写出以森林为题材的《破旧的独木舟》以后，还于五十年代初期的作品中，经常写到人在自然界合乎理性的活动问题，呼吁保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自然美，不仅保护它避免发生天灾，而且避免现代文明的不合理发展。帕乌斯托夫斯基甚至把批判的矛头公开指向当时滥伐树木的苏联科学院。在告别人世前的一封信中，他还惦记着“森林在变稀，我们应该保护每一棵树木”。

帕乌斯托夫斯基所写的人物，既有众多的文化名人和政治领袖，也有普通百姓。他写名人，是想找出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人类精英的特殊性格。但他更多、更愿意写的是无名的普通百姓：手艺人、农民、牧童、摆渡人、巡林员、护林员、管浮标人和乡村孩子。他热爱纯朴的俄罗斯人，他们“劳动朴实，心思明朗，对人怀善意。而且不仅对人，就是对每一只好野兽，对每一棵树都怀善意”。他的人物往往在俄罗斯大自然中出现，跟大自然融为一体，是大自然中的一员。

在人物塑造上，帕乌斯托夫斯基创作的前后期有一些变化。在前期重于写事和情节，轻于人物塑造，如本书开篇的《英勇》。再如成名作《卡拉-博加兹海湾》也差不多如此。这部弘扬当时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主旋律的报告文学，虽曾轰动一时，但由于人物性格不够丰满鲜明，数十年以后事过境迁，读来毕竟不那么动人心弦了。到了创作的成熟期，尤其是在梅晓拉地方有了新体验以后，帕乌斯托夫斯基便轻于写事和情节，而重于人物塑造，重于写他们的内心世界了。而且他展现一个人物，往往并

不通过正面的重大事件,而是通过一些似乎偶然发生的小事。在这类小事中,帕乌斯托夫斯基调动各种艺术手段,营造出浓郁的抒情气氛,在俄罗斯的美丽景物同人物心态、情绪互相交融之中,描画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和他们的道德风貌来。即使写卫国战争题材,也往往如此,有的甚至像田园诗一般。最有代表性的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两个名篇:《雪》和《烟雨霏霏的黎明》。这样的作品是具有永远感人的魅力的。难怪帕乌斯托夫斯基被评论家誉为读者情绪的“导演”。至于人物的外表,他往往不多着墨,只给予寥寥几笔的勾画。帕乌斯托夫斯基描写人物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多写人的善,而少写人的恶。他避免写重大的矛盾冲突,甚至写细小的冲突也往往只是点到为止,并且予以缓解,把侧重点放在抒“情”上,这种写法本来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套路,或者说是一种切入点,不过有时也留下值得商榷之处。他的某些小说之所以显得平淡,就可能是由于缺乏冲突或淡化冲突,影响到人物性格的展现和丰满,也可能是由于上文所说的“情”写得还不够充分。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笔法,在“梅晓拉”以后的作品中变得较简朴了。他说过:“空气愈透明,阳光就愈明亮。散文愈透明,它的美就愈完善,它在人的心中的反应也愈强烈。”他在笔法上追求朴实无华的同时,对作品结构的处理也经常十分放松。他说过:“每一位作家在写小说的时候,有时也想写得十分自由,根本不顾文学教科书上的金科玉律。”确实如此,他的不少短篇作品,既像小说,又像随笔或旅行笔记。作者还往往以讲故事人的身份在其中出现,甚至交代写作的地点、企图,还发表一些有关创作的观点。有时候,在一篇作品中,荒僻而鲜活的大自然,纯朴而可爱的俄罗斯人物,加上这位多情而又多思的作者,三者彼此贴近,互相交融,构成一幅似乎天人合一的图景,读后真令人想

摆脱纷扰的尘世,身临其境去享受那“洋桃花源”式的人生。

帕乌斯托夫斯基是很讲究语言的。他所用的词汇量似乎并不很大,但是他不用生僻的方言和虽然时髦却注定短命的词汇,而是使用十分规范的语言。普普通通的俄语基本词汇,一经他组合,便成了十分清丽的、如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在这一点上他很像屠格涅夫。所以从语言的角度讲,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也有强大的生命力。

关于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写作技巧,他本人在晚年所写的《金蔷薇》中也多有透露,这部以文学笔法来研究艺术的心理学及其特性,讲作家劳动的作品,正是一本非教科书式的“文学教科书”。

苏联学者阿奇卡索娃对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写作技巧说过这样一段言简意赅、值得仔细揣摩的话:

“从‘平凡的’梅晓拉风景中能够创造出‘不平凡的’印象,究竟是用的是什么方法呢?在形象的接受上运用透视缩绘法(原指在绘画或浮雕中用透视法原理来描绘人体或景物,距离视者远的部分大大缩小。——引用者)的突然性,进行诗意比较和联想的感情效果,叙述时意境高远的抒情,遣词造句时语调和结构上的组织——为了制造某种情绪而调动文句旋律、节律、音响,这些便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艺术风格的主要‘秘密’。”

读者不妨用这几句话来细细品味被高尔基称为诗人的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品的艺术风采。

潘 安 荣

1998.11.5. 于北京

目 次

英勇	1
猫—小偷儿	10
最后一个魔鬼	14
金色冬穴鱼	21
引路人	27
破旧的独木舟	36
老厨师	48
礼物	53
告别夏天	57
旅途中的对话	61
雪	68
右手	77
草原雷雨	84
牧童	98
烟雨霏霏的黎明	104
电报	121
安努什卡	137
沃洛涅日之夏	152
一枚小钢戒指	159
“273”护林哨所	166
白雪覆盖的平原	188

野蔷薇	204
宝藏	218
开往辛菲罗波尔的直达快车	230
无轨电车上的白嘴鸦	238
蓝色	242
一篮云杉球果	252
穿旧军大衣的老头	263
珍贵的尘埃	279
人物的反叛	289
阿尔什万格商店事件	295
勃勃生机的源泉	301
夜行的公共马车	317
一本构思已久的书	331

英 勇

小男孩正用彩色铅笔画画。他全神贯注,而且在认真地思考什么。后来,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眶里突然涌出了泪水。泪水顺着面颊流到被铅笔弄脏的手指上,孩子哽咽起来。

“爸,”他小声问,“人为什么不发明出一种长生不老药呢?”

于是我不得不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

飞行员在雾中迷失了方向。

海洋气象站都挂出了通告,有一股强热气流正向欧洲上空移动。

时值冬季。没有落雪,但干树叶折断的喀嚓声使这座海滨城市的居民想起了冰块的脆裂声。这种声音是冬天特有的。

对于海上的雾和烟雾,这方面的专家,英国人泰勒和德国人乔治曾下过精确的定义:“热带暖气流如果冬季进入欧洲,最初会变为淡蓝色的烟雾,覆盖几百海里的海面,之后烟雾变成蒙蒙细雨。这种雾很稳定。”

飞行员舍巴林知道这一点。下边是卡拉达格山的深渊和嶙峋的山巅,覆盖着千年的苔藓和褐色的水皮。雾笼罩着山峰。它飞快地涌向山峦叠嶂的花岗岩峭壁,继而像一道白色的河流直冲九霄。这根雾柱是舍巴林惟一的定向标,他正顽强地驾着神鹰围着它兜圈子。

大海发出冷漠而低沉的涛声。初冬的红日高悬在烟雾之中，将暗淡的古铜色的阳光投到湿漉漉的机翼上。

机舱里躺着一个发烧的小男孩。母亲坐在孩子身边。每次舍巴林回头总看见她嘴边深深的几乎像男人的皱纹。孩子快要死了。

舍巴林从草原把孩子接出来，是要把他送往海滨城市的医院。三小时前把孩子抬进机舱的时候，干燥的天空万里无云，飞廉上的蛛丝闪闪发光，没有任何起雾的迹象。

舍巴林明白，即使两三小时后，飞机能成功着陆，也已经迟了，孩子已无法救治了。浓雾中没有任何希望。

飞机昂扬地吼叫一声，冲入一团潮湿的不透风的雾中。孩子正在折腾，说胡话。

舍巴林突然发现下边一只神速飞翔的大鸟的影子。飞机！舍巴林即刻把座机拉高。

“冷凝处理！”随航机械师大声对他说。“总算能飞出去了！”

舍巴林点点头。另一架飞机展着银翼迎面一闪而过。舍巴林认出这是斯塔夫里基的飞机。

斯塔夫里基驾机在雾中穿行，机尾拖出一道道宽宽的带电粉尘组成的轨迹。粉尘吸引了雾的微粒，将雾化为大雨点。最初的雨点已经斜打到机舱的弦窗玻璃上。

雾已经沉到深深的山谷里，湿漉漉的卡拉达格山脉已经在斑斓的阳光下闪烁，舍巴林看见下边被雨水冲刷过的大地。大地的色彩不断闪变，使人眼花缭乱。

舍巴林稳稳地着陆了。

孩子从机场被送往医院。舍巴林从容地走下飞机。机场挤满了飞行员，他并没有感到吃惊，斯塔夫里基出动，他也没有感到奇怪。他知道，飞机除雾原是一件很复杂而费用高昂的事，但

这也没有使他感到奇怪,因为孩子的生命更加宝贵。

“这孩子究竟是谁呢?”舍巴林暗想。在接受飞行命令的时候,这一点他甚至也没有问。

傍晚,报纸出版的号外报道说,飞行员舍巴林将一个患脑震荡的约摸七岁的男孩送来本市。医生们认为孩子的情况几乎已经没有希望了。但在绝对安静和没有干扰的条件下,也可能出现转机。

报纸发行一小时后,各街道就贴出了市苏维埃的通告,希望全体公民保持安静。值勤的民警中断了医院周围的交通。

但这些措施都是多余的。没有任何命令,全市都屏住了呼吸。这么一来,海涛声、风声和干树叶的哗喇声就听得更清楚了。

汽车都沿市区的周边悄悄地行驶。司机一向习惯于加大油门,高声鸣喇叭,现在却静静地坐在漆黑的驾驶室里,像在搞什么阴谋诡计。

一辆叫“茶炉”的破旧的出租汽车把司机们都惹恼了。这辆车突然轰轰隆隆地响起来。司机们尾追着它,挥舞着拳头,尖着嗓子小声威胁说:“没有好下场,鬼茶炉!”

卖报纸的不叫卖了。扬声器关上了。少先队员们组织了维护安静的小分队,但他们几乎没有事情可做。

没有人破坏安静,只出了一件不起眼的小事,那就是码头上的一名路灯工人,一个性格开朗的老人引起的。

他一路走,一路放声高歌,这座海滨城市的人都爱唱,爱笑。歌词是他自己编的。

路灯通明,无需靠星星,
天上也无需群星照明,
我们真开心呀,真开心,

因为不用摸黑把路行。

少先队员们把老人拦住了。他们悄悄地说了几句话。之后，几杯酒下肚的路灯工人坐到马路上，哼哼哧哧脱掉皮鞋，蹑手蹑脚朝城根他那所孤零零的小屋走去。在胡同里，他小声警告过路的人。回到家，他就把猫从贮藏室放出来，免得它喵喵叫。后来他又从衣袋里掏出一只凸形的大怀表，听了听它嘀嘀嗒嗒的响声，然后把怀表放到桌上，用枕头蒙住，举起拳头警告了它一下。

第二件事发生在码头上，事后人们在海滨一带议论了很久。

应当说，自古以来海上就有运货的船只。这些货船在离漂亮的柴油船不远的地方，笨重地在浪尖上摇荡，发出轧轧的响声。柴油机船对它们很不友好，总侧目而视。夜幕降临，这些柴油机船的螺旋桨哗哗地掀着浪花，像耀眼的行星沉落一样，从海平线上消失。

正好一艘名为“海上劳动者”的这样的货轮，满载着屋顶铁叶驶近孩子住院的这个城市。

在距海岸十海里时，货船收到港口主任的无线电报，通知他们由于特殊情况，港口不定期停止卸货。

距港口两海里时，又收到第二份无线电报，命令该货船靠码头时，任何情况下都不准鸣笛，而“海上劳动者号”尖厉刺耳的笛声远近闻名。

“海上劳动者号”上的船员都喜欢取笑逗乐，他们像所有的海员一样，善于揣度猜测。尽管他们情绪都很好，但仍免不了担心，因为把两份难以捉摸的指令联系起来，足以说明这座海滨城市一定发生了重大事件。

“海上劳动者号”进港时，一艘摩托艇朝它驶去。港口主任登上甲板朝船长室走去。

港口主任从船长室出来时，海员们听到摸不着头脑的只言片语：

“……我们的医院就紧靠着海边……”

“海上劳动者号”船长登上舰桥，发布简短命令，要求货轮驶入锚地，就地抛锚。不要浪费时间！货不卸了！

船员们纷纷抱怨起来。于是船长将全体船员召集到前甲板上，向他们宣读了报纸上有关孩子的消息。

“你们自己也明白，城里不能有响动。咱们的货现在也不必瞎忙活。”

这次“海上劳动者号”也不像往常那样，在锚地只等候一天一夜。也没有人认识这个小男孩，但是一提到他，总是满怀深情。

期待中充满了种种朴实而忧伤的故事和想法。大家争相传阅岸上来的报纸。尽管人人都暗暗地为这个不相识的男孩的命运担忧，如果是二十年前，海员们会认为这种担心显得可笑，甚至不可理解，现在他们却为此而暗自感到自豪。

是为自己感到自豪，还是为港口主任感到自豪，海员们也说不清。可是在迎接港口主任时，他们全体脱帽，之后又向他那穿着闪亮制服的背影长久地行注目礼。

城市屏息静气，一片沉寂。它给居民们一种孤独与清新之感。在敞开窗户的房间里沉睡一夜之后，周身每一个毛孔都浸透了清晨的清新和朝阳。思绪一扫疲惫与尼古丁的困扰，地平线渐渐远去，渐渐消失，展现出新的海岸、海岬陆地，为激情和诗提供了新的营养。

城市寂静无声，这么一来，海涛声、风声和干树叶的哗啦声就听得更清楚了。粉色的法国梧桐树叶的沙沙声特别响。可什么也不能与震耳欲聋的涛声相比。